



〔苏联〕斯·叶迈契斯著

礼长林译

从鸽子谷来的孩子们

湖北人民出版社

从鸽子谷来的孩子们

〔苏联〕斯·叶·契斯著

礼长林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武汉

从鸽子谷来的孩子们

〔苏联〕斯·叶迈契斯著

礼长林译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盈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耗 $\frac{1}{32}$ ·9 $\frac{1}{2}$ 印张·211,000字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500

统一书号：10106·289

定 价：(8)0.90元

內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說，写的是几个孩子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間，协助俄国人民游击队同白匪及外国干涉者作斗争的故事。小說里写到他們怎样在夜間偷襲敌人，扰乱敌人的后方；写到他們被敌人欺騙后，怎样逃出了險境；在最困难的时刻，他們怎样保持沉着；在被俘后，怎样坚强不屈。最后，終於战胜了敌人。

在小說里所描写的几个主人公当中，使我們感到更为亲切的，是中国孩子小宋和中国厨师王福。他們流浪国外，过着悲惨的生活，但他們得到了俄国阶级弟兄的友爱。在十月革命的风暴中，他們跟俄国人民一道，出生入死，并肩打击阶级敌人，共同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了頑强的斗争。这个故事，虽然发生在四十一年以前，却正說明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偉大友谊，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的。

書里情节緊張，內容生动。孩子們勇敢坚定的高尚性格，和对革命无限忠诚的精神，值得广大青少年学习。

Сергей Жемайтов

РЕБЯТА

С ГОЛУБИНОЙ

НАДИ

ПОДАТ. ЛЬСТВОМЪ ВЪКЪМ

“ХОЛОДЪ И ПЕЧАЛЬ”

1955

目 录

祖父的命名日	1
地理課	10
“全部政权归苏維埃!”	15
在阴郁的公館里	28
幸福的日子	41
在另一个世界里	55
宣战	62
意外的同盟軍	70
决战	75
胜利	94
布林札	101
回航	112
停泊	124
“了不起的孩子”	131
奇美的船	150
匪徒威尔克先生	155
水雷碼頭	162
在家里	172
城市沒有屈服	176
認識的帆	185
逃走	190

在自己人这里	198
警报	210
行軍	216
紧张的一天	224
考普查荒地	235
討伐队	247
战斗任务	257
俘虏	265
在山坳路上	279
 作者自傳	 297
給中国讀者的信	298



祖父的命名日

晚上，从阿穆尔湾那里，吹来一阵一阵的寒风。它就好像看不见的扫街的人儿一样，沿着鸽子谷的街道，打扫着尘土和砂砾。

廖夫卡把水兵呢制服的衣领拉起，沿着悬崖旁边的一条小路，慢慢踱来踱去。鸽子谷到这里为止。往下面去就是城市了，顺着山坡下去，一直往朦朦胧胧閃爍发亮的海湾那里，街区形成暗淡的阶梯形状。

市内开始亮起灯光。港口里套层层军艦的桅杆上的信号灯，仿佛一个赛过一个似地，开始閃爍起来。沿着斯維特兰大街駛过一輛电車，就好像一条火龙似地爬了过去。

廖夫卡一听到有脚步声，就停下来，竭力想把这个过路人好好地仔細看个清楚。顺着这个陡峭的小路上来的，都是些从市内来的工厂工人、水手、碼頭装卸工人。他們登上了山

坡以后，就停下来喘口气；有些人在逆风里长时间擦不着火柴，索性就背住迎面吹来的风，开始抽起烟来，这才走开。

时间慢慢地度过。自从由市内上鸽子谷来的最后一个码头装卸工人走后，已经过了半个钟头。廖夫卡把制服掩紧，还是这样沿着悬崖走来走去。

剩下廖夫卡一个人的时候，他常常幻想着这样一些事情：有时，他竭力把自己想成是一个讀过的書本中的一些事件的参加人；有时，他想着一些最使人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此刻，廖夫卡正想象着他在一艘輪船的司令台上值班的情景，这艘輪船正在跟暴风进行着搏斗。

輪船遭到严重的海损，现在輪船上的全体船員，除了廖夫卡以外，因为他自然是船长啦，都把临时堵塞船裂缝的东西拿来，极力设法堵住那个窟窿。

廖夫卡为了鼓舞自己的船員，开始唱起了水手之歌：

弟兄們，难道这是暴风雨嗎？

这不过是微风罢……

那个窟窿堵住了。輪船又冲开波浪，乘风而去。不过，廖夫卡是不能忍受这个平静的航行的。他开始想到一些新的不幸事情：輪船失去操纵，船上发生了火灾，最后，机器全都损坏了。但是，因为輪船的神速的快航，却把莫可奈何的情形给制止住了！现在，它正在扬起用貨仓里卸下来的帆布縫的布帆航行着。

但在这时，在这条小路上，又重新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于是廖夫卡就攔下自己的这艘“輪船”。

“他完全不知道路呀！”——廖夫卡注視着下面忽然燃起的那个火柴的黄火亮儿，那个火亮儿，时而照照那段小路，时而

照照那滿是灰塵的一小叢一小叢的艾蒿，所以他才這樣下了判斷。

最後，在懸崖的上面，出現了一個小個子水手。

“原來是座山呵！……”他低聲說，稍微沉默一会儿，問道：“現在該往哪兒走呢？連個指南針也沒有，連個星星也沒有，連個人影也沒有。”

“有人啦，”廖夫卡說，他差一點兒碰到那個水手身上，接着問道：“您是安德烈嗎？”

“呵，指南針有了！猜對了，老弟，我是安德烈。那麼，你大概是廖夫卡了？”

“是。”

“好，我們快點走吧，若不，我就要耽誤你爷爷命名日的慶祝了。”

“請您跟我走吧。”廖夫卡說的這句話，是他從不久以前看過的一本書里學得來的。

“哦呀，我看你這個小伙子真精明，和你爸爸一樣。他對我時常談到你。念中學了嗎？”

“念中學了。”

“很難嗎？”

“念書並不难，不過在我們班裡只有我一個人……”

一陣狂風吹了過來，在周圍怒號起來，嘩嘩吹起哨音，它把砂子投到臉上，是這樣的凶猛，使得廖夫卡掉轉過身來，用脊背擋住風，呆立着不動，把頭縮到肩頭裡面去。

“那麼就是你一個人學習嗎？”暴風吹過去以後，那個水手這樣問。

“不是，當然不是我一個人啦。我是想說，在我們中學裡我

們的孩子太少了，有錢人家的孩子越來越多，他們都是童子軍^❶。地理教員又時常罵我。”

“那一定是因為你的功課準備得不好，他才罵你的。”

“不是因為功課。功課我總是準備得很好。我的各門功課都是五分。只是地理三分，雖然我對這門課程回答的也和別的課程一樣，還是三分。”

“為什麼他對你這樣的不公平呢？”

“嘿！您還不知道他哩。他說，只有上帝知道的地理，才打五分。他說：‘我知道的打四分。而你們中學生，能夠背出來的，頂多只打三分。’他這樣說，只不過是為了裝裝樣子，他自己給那些有錢的學生打的分數，不是四分，就是五分。他對我說，每一個人都要安分守己，又說中學里就沒有乡下佬呆的余地。”廖夫卡提高了聲音，摹仿他的老師說：“所以，有我在中學里的時候，儘管你費了多大勁兒，也不會給你多於三分的。”

“看起來，他真是一個有怪癖的老爺呵。不過，你別去管他，專心學習才是。我們整頓學校的時候，也就快要到了。”這位水手把一隻手放在孩子的肩頭上。“老弟，我也在學習吶。”

廖夫卡表示不相信的樣子，抬起頭來：

“在學校里嗎？”

“不，在小組里，——在我們驅逐艦那里有一個小組。老弟，我們不能不學習呀：為了建設新世界，就必須知道很多很多的东西。嘿，該是多麼多呵！……”

“這當然。”廖夫卡說，使他感到深信不疑的是：這位水手知道的东西，一定會比中學里所有的老師知道的要多，所以他若是學習的話，那他就得研究那些不可達到的高深學問。

❶ 童子軍：是資本主義國家里兒童讀書時的一種組織。

廖夫卡在一个低低的篱笆旁边停下来，敲了敲鎖門鼻儿，打开小門。

“我們就住在这儿，請进吧。”

在欧斯特拉考夫家的一間不大的餐室里面，已經挤滿了很多人，使得大家在餐桌旁边的座位都不够了。有不少人在墙旁边坐着，或者是扶着椅背站立着。

廖夫卡把水手讓到前面去以后，就赶快溜到他的后面，鑽进窗戶旁一顆无花果树的跟前。

“請原諒我，同志們。我在鐵路員工們那里耽擱了些时候。”水手說，同时用手向大家招呼問好。

大家都站起来，拉开椅子，屋子里充滿了屏住声音的咕嚕咕嚕的响声。

廖夫卡差不多認識所有在場的人。这些人，都是廖夫卡父亲做机械員的那个浮式起重机上的船員。爷爷的身量比大家都高，他站在屋子当中，稍微拈拈胡子，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朋友馬克辛。有两个人不認識：一位是上了年岁的工人，有一付仿佛擦上火藥的黑臉膛；另一位是个青年小伙子，穿一件黑色斜領的俄式衬衣。水手一边跟那个黑臉膛的工人握手，一边介紹說：

“我叫安德烈。”随后就問道：“嗯，你們苏昌^①那里怎么样？同志！”

“我叫馬卡尔。談到事情嘛，是再好也沒有了。苏維埃建立起来了。不是嗎，現在帮助你們来了。”

“廖夫卡！”爷爷招喚道。“你在哪儿呀？”

“在这里呢……”

① 苏昌：地名，在苏联的沿海边区，靠近海參崴的东部。

“要看着水面哪!”

“是在看着呢!”廖夫卡做个苦臉，就往厨房里去了，母亲正在那里桌子旁边忙着。

“你最好喝杯牛奶吧。”她說。

“什么也不用，媽媽，以后……”廖夫卡脫下了挂带上的水兵制服，就听到他父亲的說話声音：

“……同志們，安德烈同志做目前局势的报告。”

水手咳嗽了几声，随后，就用那听不大清楚的、激动的声音开始說起话来：

“自从彼得格勒①人拿下了冬宮②，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不过才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可是我們布尔什維克的真理，就到处占了上风。劳动的人們在整个俄国都起来了。許多城市已經成立了苏維埃政权。时机到了，我們也必須在自己的城市里宣布成立苏維埃。但是，同志們，絕不能指望：沒有斗争，资本家們就会自愿同意这件事情的！你們看过他們在报纸上登載的那些文章嗎？他們用杀人、放火来威胁我們。他們說，不管是英国或是美国，都不許把俄国搞亡！”

从墙后面，傳來一些愤怒了的声音。在这些声音当中，可以分辨出有矿工馬卡尔的声音：

“俄国，这是人民的。可是人民沒有这些地主也行。有救星啦！”

这时，鎖門鼻儿在街上鏗鏘响了一下，于是廖夫卡立刻就

① 彼得格勒：地名，即現在的列宁格勒。

② 冬宮：在彼得格勒，是俄国沙皇的皇宮，有大厅和房間千間以上，建筑在一七五四至一七六二年。

穿到台阶上。

“誰呀？”他問。

“是我。”從大門那里傳過來一個熟悉的声音。

廖夫卡認出這是自己的伙伴——高力亞。

“不能到我們這里來。”廖夫卡說，隨後就把高力亞領回到大門口那里去。

“怎么，又在開會嗎？”

“不是，今天是爷爷的命名日……”

“咱們知道這個命名日！……你是去‘站崗’的嗎？”

廖夫卡沒有回答。

“帶我去站崗吧。”

“什么是‘站崗’！不過是出去游蕩游蕩罷啦。你若是愿意的話，我們就走吧，在大門口外面站一會兒。”

“游蕩游蕩……咱們知道這個‘游蕩游蕩’！不管什麼時候，從你那里總是什麼事情也打听不出來。不過我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命名日。”

“你既然知道，那你就別作聲了。”廖夫卡打斷他的話頭。

在山崗的上空，露出了一輪巨大的明月。從房屋和籬笆那里，橫過來一些清清楚楚的陰影。這兩個孩子跨過街道，就站在籬笆的黑影里面。從這個地方，可以望見整個這條狹窄的街道，和在房屋后面的那個山坡。

“你們家里今天大概有很多人吧？”高力亞很感興趣地問。

廖夫卡裝做沒有聽見的样子，問道：

“你干什么來了？”

“碰到一些難的習題：是关于三个商人和一些产煤区的习题。”

“怎不交給娜塔莎去作呢?”

“已經交給她了……”

“怎么样?”

“她已經答出来了,不过她不能說明原因。可是我們那里若是不說明是怎么样解答的,就給打两分。”

“好,你談談情况吧。”

“我实在是想不起了,我已經把‘它們’都記在我这里的小本子上上了。”

“把你的小本子交給我吧,我以后看看,明天早上在学校的門前找你去。”

“他們又是想的关于商人的习題。我不喜欢这些人……”高力亚一面嘟嘟囔囔說,一面递过小本子。

“关于商人的习題,很快就要取消了,不过关于产煤区的习題还得留着。”廖夫卡很确信地說。

“真的嗎?”高力亚本来是兴奋起来了的,可是一想,却又泄气地說:“他們也会象这样給你取消的吧……”

“你看着吧,一定会取消的。我爷爷說,我們这里再也不会在地主了,再也不会商人了,再也不会警察了。”

“那还有什么人呢?”

“人民起来管理一切。”

廖夫卡开始談了起来,談得又很快,又很激动:

“你要知道,已經到处都有苏維埃政权了: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別的許多城市,就連在苏昌那个地方也有啦。我們的城里也快要成立起苏維埃了。”

“喝,也要成立了!”高力亚有点不大相信。

“噯呀,你应当听听我們的人說的話呵!”廖夫卡說,对他很

表惋惜。

“听哪些人呢？”

“听听布尔什维克这些有学问的人说的，还有什么人呢！在这些人的面前，不管什么势力也站不住脚！”

“他们是大力士，还是怎么的？”

“他们是能够担当各种事情的大力士……”廖夫卡接着就开始讲起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一切情形，这都是从他爸爸和爷爷那里听来的。

“这是当然……”高力亚含糊说。“不过，资本家的力量也不小呵。你知道，昨天群众大会上，在消防队旁边有一个带小胡子的人说的什么话吗？”

“没有，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说，世界资产阶级有一切东西：又有大炮，又有坦克，他自己还指着停有美国巡洋舰的海港那里。他说：你们看，他们该有多大的力量呀？若是我们不同意妥协的话，他们就把我们捏死。”

“什么叫妥协？”

“不知道。大会上谁也不知道，大家都在互相打听。”

“这大概就是叛变吧，”廖夫卡说。“你和小胡子也听听每一个人说的话吧。”因为他把听来的话跟幻想的东西混为一谈，所以他又开始讲起关于地球上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和在它上面最近的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你看着吧，学校里的一切情形也很快就要变成新的样子了。要知道，现在不是沙皇时代了！”廖夫卡深信不疑地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两个孩子都没有说话，站了很久的工夫，侧耳听着怒号的

风声。最后，高力亚带着希望的口气说：

“这么说，若是人们把沙皇赶跑，关于商人的习题，那也许真的会取消了。”

地 理 課

值日生从走廊里往教室里看看，喊了一句什么。但是，教室里还是一片嘈嚷，谁也没有听到他的喊声。在黑板的旁边，有“一小堆人”正在忙乱着。有些人在敞开的壁炉旁边抽着烟，倒很安静。

“长脖疯子来啦！”值日生大声喊道。

书桌①盖子噼噼啪啪响了起来：学生们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在远处的窗户旁边，只剩下廖夫卡一个人。他把臂肘支在窗台上，正在阅读着“笨骑士”。

地理教员的外号叫疯狂的长脖鹿，或者是简称叫“长脖疯子”。他的个子很高，在细长的脖子上有一个小脑袋。他闯进了教室以后，就站住了。

廖夫卡没有注意到长脖疯子进来，翻过一页书，继续阅读下去，态度很是泰然。

教室里发出了笑声。

教员走上讲台。他耸了一下肩膀，表示厌恶的神情，带理不理地说：

“请坐，诸位！”

廖夫卡回过头来。

“您继续您的功课吧！”长脖疯子沉着脸说。

① 这种书桌是坡面的，和椅子连在一起。

“对不住，彼得·安德列也維奇，我没有看見您进来。”

“您申斥一頓您的仆人吧。他應該事前告訴您才是。”

教室里又哄笑起来。

“为什么大家都看見我进来，偏偏您例外呢？”

廖夫卡站着不动，咬着嘴唇。

“諸位，看見了嗎？廖夫卡这位公爵不愿意跟我們談話。請您賞个面子，也許說一句話总算行的吧？”长脖瘋子譏諷着，鞠了一个躬。

廖夫卡沉默不发一言，他明知道：他說出任何一句回答的話来，都会惹起新的哄堂大笑；但是，他不愿意惹起长脖瘋子和童子軍們的發笑，因为他們都在那里幸灾乐禍地注視着他哩。

每一天，当廖夫卡走进自己的教室里时，他就仿佛走进敌人的軍營里一样：在这里，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中学生都是童子軍組織里的人。在很長的時間里，童子軍都曾經想尽了办法，来引誘廖夫卡到他們那方面去，不过每当剛一談到关于這個問題上时，廖夫卡就总是用輕視嘲笑的态度去回答他們。最后，童子軍們就断了他們那些对廖夫卡引誘的念头，所以在他們中間，这就形成一种經常不搭理的敌对关系。这种敌对关系，就象今天这样的破裂了；也可以說，在童子軍們和工人居住区的少年中間，常常发生打仗的那个時候开始，就早已破裂了，因为在那些時候，廖夫卡向来是出現在鸽子谷孩子队伍的前面的。

教室里，呈現着片刻的緊張寂靜。长脖瘋子把自己的細長手指头弄得咯吱咯吱的响，等待地瞧着廖夫卡。忽然，长脖瘋子的臉色漲得发紫：

“你不愿意跟我講話嗎？”

“我不知道應該說什么。我把所有的話都說清楚了，現在我